紅樓夢/第062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第六十二回　憨湘雲醉眠芍藥裀　呆香菱情解石榴裙

話說平兒出來吩咐林之孝家的道：“大事化為小事，小事化為沒事，方是興旺之家。若得不了一點子小事，便揚鈴打鼓的亂折騰起來，不成道理。如今將他母女帶回，照舊去當差。將秦顯家的仍舊退回。再不必提此事。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緊。”說畢，起身走了。柳家的母女忙向上磕頭，林家的帶回園中，回了李紈探春，二人皆說：“知道了，能可無事，很好。”司棋等人空興頭了一陣。那秦顯家的好容易等了這個空子鑽了來，只興頭上半天。在廚房內正亂著接收家伙米糧煤炭等物，又查出許多虧空來，說：“粳米短了兩石，常用米又多支了一個月的，炭也欠著額數。”一面又打點送林之孝家的禮，悄悄的備了一簍炭，五百斤木柴，一擔粳米，在外邊就遣了子侄送入林家去了，又打點送帳房的禮，又預備幾樣菜蔬請幾位同事的人，說：“我來了，全仗列位扶持。自今以後都是一家人了。我有照顧不到的，好歹大家照顧些。”正亂著，忽有人來說與他：“看過這早飯就出去罷。柳嫂兒原無事，如今還交與他管了。”秦顯家的聽了，轟去魂魄，垂頭喪氣，登時掩旗息鼓，卷包而出。送人之物白丟了許多，自己倒要折變了賠補虧空。連司棋都氣了個倒仰，無計挽回，只得罷了。趙姨娘正因彩雲私贈了許多東西，被玉釧兒吵出，生恐查詰出來，每日捏一把汗打聽信兒。忽見彩雲來告訴說：“都是寶玉應了，從此無事。”趙姨娘方把心放下來。誰知賈環聽如此說，便起了疑心，將彩雲凡私贈之物都拿了出來，照著彩雲的臉摔了去，說：“這兩面三刀的東西！我不稀罕。你不和寶玉好，他如何肯替你應。你既有擔當給了我，原該不與一個人知道。如今你既然告訴他，如今我再要這個，也沒趣兒。”彩雲見如此，急的發咒賭誓，至於哭了，百般解說，賈環執意不信，說：“不看你素日之情，去告訴二嫂子，就說你偷來給我，我不敢要。你細想去。”說畢，摔手出去了。急的趙姨娘罵：“沒造化的种子，蛆心孽障。”氣的彩雲哭個淚乾腸斷。趙姨娘百般的安慰他：“好孩子，他辜負了你的心，我看的真。讓我收起來，過兩日他自然回轉過來了。”說著，便要收東西。彩雲賭氣一頓包起來，乘人不見時，來至園中，都撇在河內，順水沉的沉漂的漂了。自己氣的夜間在被內暗哭。

當下又值寶玉生日已到，原來寶琴也是這日，二人相同。因王夫人不在家，也不曾象往年鬧熱。只有張道士送了四樣禮，換的寄名符兒，還有幾處僧尼廟的和尚姑子送了供尖兒，并壽星紙馬疏頭，并本命星官值年太歲周年換的鎖兒。家中常走的女先兒來上壽。王子騰那邊，仍是一套衣服，一雙鞋襪，一百壽桃，一百束上用銀絲挂麵。薛姨娘處減一等。其餘家中人，尤氏仍是一雙鞋襪，鳳姐兒是一個宮製四面和合荷包，里面裝一個金壽星，一件波斯國所製玩器。各廟中遣人去放堂舍錢。又另有寶琴之禮，不能備述。姐妹中皆隨便，或有一扇的，或有一字的，或有一畫的，或有一詩的，聊复應景而已。

這日寶玉清晨起來，梳洗已畢，冠帶出來。至前廳院中，已有李貴等四五個人在那里設下天地香燭，寶玉炷了香。行畢禮，奠茶焚紙後，便至宁府中宗祠祖先堂兩處行畢禮，出至月台上，又朝上遙拜過賈母，賈政，王夫人等。一順到尤氏上房，行過禮，坐了一回，方回榮府。先至薛姨媽處，薛姨媽再三拉著，然後又遇見薛蝌，讓一回，方進園來。晴雯麝月二人跟隨，小丫頭夾著氈子，從李氏起，一一挨著，長的房中到過。复出二門，至李，趙，張，王四個奶媽家讓了一回，方進來。雖眾人要行禮，也不曾受。回至房中，襲人等只都來說一聲就是了。王夫人有言，不令年輕人受禮，恐折了福壽，故皆不磕頭。

歇一時，賈環賈蘭等來了，襲人連忙拉住，坐了一坐，便去了。寶玉笑說走乏了，便歪在床上。方吃了半盞茶，只聽外面咭咭呱呱，一群丫頭笑進來，原來是翠墨、小螺、翠縷、入畫、邢岫煙的丫頭篆兒，并奶子抱巧姐兒，彩鸞、繡鸞八九個人，都抱著紅氈笑著走來，說：“拜壽的擠破了門了，快拿麵來我們吃。”剛進來時，探春、湘雲、寶琴、岫煙、惜春也都來了。寶玉忙迎出來，笑說：“不敢起動，快預備好茶。”進入房中，不免推讓一回，大家歸坐。襲人等捧過茶來，才吃了一口，平兒也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來了。寶玉忙迎出來，笑說：“我方才到鳳姐姐門上，回了進去，不能見，我又打發人進去讓姐姐的。”平兒笑道：“我正打發你姐姐梳頭，不得出來回你。後來聽見又說讓我，我那里禁當的起，所以特赶來磕頭。”寶玉笑道：“我也禁當不起。”襲人早在外間安了坐，讓他坐。平兒便福下去，寶玉作揖不迭。平兒便跪下去，寶玉也忙還跪下，襲人連忙攙起來。又下了一福，寶玉又還了一揖。襲人笑推寶玉：“你再作揖。”寶玉道：“已經完了，怎麼又作揖？”襲人笑道：“這是他來給你拜壽。今兒也是他的生日，你也該給他拜壽。”寶玉聽了，喜的忙作下揖去，說：“原來今兒也是姐姐的芳誕。”平兒還萬福不迭。湘雲拉寶琴岫煙說：“你們四個人對拜壽，直拜一天才是。”探春忙問：“原來邢妹妹也是今兒？我怎麼就忘了。”忙命丫頭：“去告訴二奶奶，赶著補了一分禮，與琴姑娘的一樣，送到二姑娘屋里去。”丫頭答應著去了。岫煙見湘雲直口說出來，

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讓讓。探春笑道：“倒有些意思，一年十二個月，月月有幾個生日。人多了，便這等巧，也有三個一日，兩個一日的。大年初一日也不白過，大姐姐占了去。怨不得他福大，生日比別人就占先。又是太祖太爺的生日。過了燈節，就是老太太和寶姐姐，他們娘兒兩個遇的巧。三月初一日是太太，初九日是璉二哥哥。二月沒人。”襲人道：“二月十二是林姑娘，怎麼沒人？就只不是咱家的人。”探春笑道：“我這個記性是怎麼了！”寶玉笑指襲人道：“他和林妹妹是一日，所以他記的。”探春笑道：“原來你兩個倒是一日。每年連頭也不給我們磕一個。平兒的生日我們也不知道，這也是才知道。”平兒笑道：“我們是那牌兒名上的人，生日也沒拜壽的福，又沒受禮職分，可吵鬧什麼，可不悄悄的過去。今兒他又偏吵出來了，等姑娘們回房，我再行禮去罷。”探春笑道：“也不敢驚動。只是今兒倒要替你過個生日，我心才過得去。”寶玉湘雲等一齊都說：“很是。”探春便吩咐了丫頭：“去告訴他奶奶，就說我們大家說了，今兒一日不放平兒出去，我們也大家湊了分子過生日呢。”丫頭笑著去了，半日，回來說：“二奶奶說了，多謝姑娘們給他臉。不知過生日給他些什麼吃，只別忘了二奶奶，就不來絮聒他了。”眾人都笑了。探春因說道：“可巧今兒里頭廚房不預備飯，一應下麵弄菜都是外頭收拾。咱們就湊了錢叫柳家的來攬了去，只在咱們里頭收拾倒好。”眾人都說是极。探春一面遣人去問李紈，寶釵，黛玉，一面遣人去傳柳家的進來，吩咐他內廚房中快收拾兩桌酒席。柳家的不知何意，因說外廚房都預備了。探春笑道：“你原來不知道，今兒是平姑娘的華誕。外頭預備的是上頭的，這如今我們私下又湊了分子，單為平姑娘預備兩桌請他。你只管揀新巧的菜蔬預備了來，開了帳和我那里領錢。”柳家的笑道：“原來今日也是平姑娘的千秋，我竟不知道。”說著，便向平兒磕下頭去，慌的平兒拉起他來。柳家的忙去預備酒席。

這里探春又邀了寶玉，同到廳上去吃麵，等到李紈寶釵一齊來全，又遣人去請薛姨媽與黛玉。因天氣和暖，黛玉之疾漸愈，故也來了。花團錦簇，擠了一廳的人。

誰知薛蝌又送了巾扇香帛四色壽禮與寶玉，寶玉于是過去陪他吃麵。兩家皆治了壽酒，互相酬送，彼此同領。至午間，寶玉又陪薛蝌吃了兩杯酒。寶釵帶了寶琴過來與薛蝌行禮，把盞畢，寶釵因囑薛蝌：“家里的酒也不用送過那邊去，這虛套竟可收了。你只請伙計們吃罷。我們和寶兄弟進去還要待人去呢，也不能陪你了。”薛蝌忙說：“姐姐兄弟只管請，只怕伙計們也就好來了。”寶玉忙又告過罪，方同他姊妹回來。

一進角門，寶釵便命婆子將門鎖上，把鑰匙要了自己拿著。寶玉忙說：“這一道門何必關，又沒多的人走。況且姨娘，姐姐，妹妹都在里頭，倘或家去取什麼，豈不費事。”

寶釵笑道：“小心沒過逾的。你瞧你們那邊，這幾日七事八事，竟沒有我們這邊的人，可知是這門關的有功效了。若是開著，保不住那起人圖順腳，抄近路從這里走，攔誰的是？不如鎖了，連媽和我也禁著些，大家別走。縱有了事，就賴不著這邊的人了。”寶玉笑道：“原來姐姐也知道我們那邊近日丟了東西？”寶釵笑道：“你只知道玫瑰露和茯苓霜兩件，乃因人而及物。若非因人，你連這兩件還不知道呢。殊不知還有幾件比這兩件大的呢。若以後叨登不出來，是大家的造化，若叨登出來，不知里頭連累多少人呢。你也是不管事的人，我才告訴你。平兒是個明白人，我前兒也告訴了他，皆因他奶奶不在外頭，所以使他明白了。若不出來，大家樂得丟開手。若犯出來，他心里已有稿子，自有頭緒，就冤屈不著平人了。你只聽我說，以後留神小心就是了，這話也不可對第二個人講。”

說著，來到沁芳亭邊，只見襲人、香菱、待書、素雲、晴雯、麝月、芳官、蕊官、藕官等十來個人都在那里看魚作耍。見他們來了，都說：“芍藥欄里預備下了，快去上席罷。”寶釵等隨攜了他們同到了芍藥欄中紅香圃三間小敞廳內。連尤氏已請過來了，諸人都在那里，只沒平兒。

原來平兒出去，有賴林諸家送了禮來，連三接四，上中下三等家人來拜壽送禮的不少，平兒忙著打發賞錢道謝，一面又色色的回明鳳姐兒，不過留下幾樣，也有不收的，也有收下即刻賞與人的。忙了一回，又直待鳳姐兒吃過麵，方換了衣裳往園里來。

剛進了園，就有幾個丫鬟來找他，一同到了紅香圃中。只見筵開玳瑁，褥設芙蓉。眾人都笑：“壽星全了。”上面四座定要讓他四個人坐，四人皆不肯。薛姨媽說：“我老天拔地，又不合你們的群兒，我倒覺拘的慌，不如我到廳上隨便躺躺去倒好。我又吃不下什麼去，又不大吃酒，這里讓他們倒便宜。”尤氏等執意不從。寶釵道：“這也罷了，倒是讓媽在廳上歪著自如些，有愛吃的送些過去，倒自在了。且前頭沒人在那里，又可照看了。”探春等笑道：“既這樣，恭敬不如從命。”因大家送了他到議事廳上，眼看著命丫頭們鋪了一個錦褥并靠背引枕之類，又囑咐：“好生給姨媽捶腿，要茶要水別推三扯四的。回來送了東西來，姨媽吃了就賞你們吃。只別離了這里出去。”小丫頭們都答應了。探春等方回來。終久讓寶琴岫煙二人在上，平兒面西坐，寶玉面東坐。探春又接了鴛鴦來，二人并肩對面相陪。西邊一桌，寶釵黛玉湘雲迎春惜春，一面又拉了香菱玉釧兒二人打橫。三桌上，尤氏李紈又拉了襲人彩雲陪坐。四桌上便是紫鵑，鶯兒，晴雯，小螺，司棋等人圍坐。當下探春等還要把盞，寶琴等四人都說：“這一鬧，一日都坐不成了。”方纔罷了。兩個女先兒要彈詞上壽，眾人都說：“我們沒人要聽那些野話，

你廳上去說給姨太太解悶兒去罷。”一面又將各色吃食揀了，命人送與薛姨媽去。寶玉便說：“雅坐無趣，須要行令才好。”眾人有的說行這個令好，那個又說行那個令好。黛玉道：“依我說，拿了筆硯將各色全都寫了，拈成鬮兒，咱們抓出那個來，就是那個。”眾人都道妙。即拿了一副筆硯花箋。香菱近日學了詩，又天天學寫字，見了筆硯便圖不得，連忙起座說：“我寫”。大家想了一回，共得了十來個，念著，香菱一一的寫了，搓成鬮兒，擲在一個瓶中間。探春便命平兒揀，平兒向內攪了一攪，用箸拈了一個出來，打開看，上寫著”射覆”二字。寶釵笑道：“把個酒令的祖宗拈出來。‘射覆’從古有的，如今失了傳，這是後人纂的，比一切的令都難。這里頭倒有一半是不會的，不如毀了，另拈一個雅俗共賞的。”探春笑道：“既拈了出來，如何又毀。如今再拈一個，若是雅俗共賞的，便叫他們行去。咱們行這個。”說著又著襲人拈了一個，卻是”拇戰”。史湘雲笑著說：“這個簡斷爽利，合了我的脾氣。我不行這個‘射覆’，沒的垂頭喪氣悶人，我只划拳去了。”探春道：“惟有他亂令，寶姐姐快罰他一鐘。”寶釵不容分說，便灌湘雲一杯。探春道：“我吃一杯，我是令官，也不用宣，只聽我分派。”命取了令骰令盆來，”從琴妹擲起，挨下擲去，對了點的二人射覆。”寶琴一擲，是個三，岫煙寶玉等皆擲的不對，直到香菱方擲了一個三。寶琴笑道：“只好室內生春，若說到外頭去，可太沒頭緒了。”探春道：“自然。三次不中者罰一杯。你覆，他射。”寶琴想了一想，說了個“老”字。香菱原生于這令，一時想不到，滿室滿席都不見有與“老”字相連的成語。湘雲先聽了，便也亂看，忽見門斗上貼著“紅香圃”三個字，便知寶琴覆的是“吾不如老圃”的“圃”字。見香菱射不著，眾人擊鼓又催，便悄悄的拉香菱，教他說“藥”字。黛玉偏看見了，說”快罰他，又在那里私相傳遞呢。”哄的眾人都知道了，忙又罰了一杯，恨的湘雲拿筷子敲黛玉的手。于是罰了香菱一杯。下則寶釵和探春對了點子。探春便覆了一個“人”字。寶釵笑道：“這個‘人’字泛的很。”探春笑道：“添一字，兩覆一射也不泛了。”說著，便又說了一個“窗”字。寶釵一想，因見席上有雞，便射著他是用“雞窗”“雞人”二典了，因射了一個“塒”字。探春知他射著，用了“雞栖于塒”的典，二人一笑，各飲一口門杯。湘雲等不得，早和寶玉“三”“五”亂叫，划起拳來。那邊尤氏和鴛鴦隔著席也“七”“八”亂叫划起來。平兒、襲人也作了一對划拳，叮叮當當，只聽得腕上的鐲子響。一時湘雲贏了寶玉，襲人贏了平兒，尤氏贏了鴛鴦，三個人限酒底酒面，湘雲便說：“酒面要一句古文，一句舊詩，一句骨牌名，一句曲牌名，還要一句時憲書上的話，共總湊成一句話。酒底要關人事的果菜名。”眾人聽了，都笑說：“惟有他的令也比人嘮叨，倒也有意思。”便催寶玉快說。寶玉笑道：“誰說過這個，也等想一想兒。”黛玉便道：“你多喝一鐘，我替你說。”寶玉真個喝了酒，聽黛玉說道：

落霞與孤鶩齊飛，風急江天過雁哀，卻是一只折足雁，叫的人九回腸，這是鴻雁來賓。

說的大家笑了，說：“這一串子倒有些意思。”黛玉又拈了一個榛穰，說酒底道：

榛子非關隔院砧，何來萬戶搗衣聲。

令完，鴛鴦襲人等皆說的是一句俗話，都帶一個“壽”字的，不能多贅。

大家輪流亂划了一陣，這上面湘雲又和寶琴對了手，李紈和岫煙對了點子。李紈便覆了一個“瓢”字，岫煙便射了一個“綠”字，二人會意，各飲一口。湘雲的拳卻輸了，請酒面酒底。寶琴笑道：“請君入瓮。”大家笑起來，說：“這個典用的當。”湘雲便說道：

奔騰而砰湃，江間波浪兼天涌，須要鐵鎖纜孤舟，既遇著一江風，不宜出行。

說的眾人都笑了，說：“好個謅斷了腸子的。怪道他出這個令，故意惹人笑。”又聽他說酒底。湘雲吃了酒，揀了一塊鴨肉呷口，忽見碗內有半個鴨頭，遂揀了出來吃腦子。眾人催他”別只顧吃，到底快說了。”湘雲便用箸子舉著說道：

這鴨頭不是那丫頭，頭上那討桂花油。

眾人越發笑起來，引的晴雯、小螺、鶯兒等一干人都走過來說：“雲姑娘會開心兒，拿著我們取笑兒，快罰一杯才罷。怎見得我們就該擦桂花油的？倒得每人給一瓶子桂花油擦擦。”黛玉笑道：“他倒有心給你們一瓶子油，又怕挂誤著打盜竊的官司。”眾人不理論，寶玉卻明白，忙低了頭。彩雲有心病，不覺的紅了臉。寶釵忙暗暗的瞅了黛玉一眼。黛玉自悔失言，原是趣寶玉的，就忘了趣著彩雲，自悔不及，忙一頓行令划拳岔開了。

底下寶玉可巧和寶釵對了點子。寶釵覆了一個“寶”字，寶玉想了一想，便知是寶釵作戲指自己所佩通靈玉而言，便笑道：“姐姐拿我作雅謔，我卻射著了。說出來姐姐別惱，就是姐姐的諱‘釵’字就是了。”眾人道：“怎麼解？”寶玉道：“他說‘寶’，底下自然是‘玉’了。我射‘釵’字，舊詩曾有‘敲斷玉釵紅燭冷’，豈不射著了。”湘雲說道：“這用時事卻使不得，兩個人都該罰。”香菱忙道：“不止時事，這也有出處。

”湘雲道：“‘寶玉’二字并無出處，不過是春聯上或有之，詩書紀載并無，算不得。”香菱道：“前日我讀岑嘉州五言律，現有一句說‘此鄉多寶玉’，怎麼你倒忘了？後來又讀李義山七言絕句，又有一句‘寶釵無日不生塵’，我還笑說他兩個名字都原來在唐詩上呢。”眾人笑說：“這可問住了，快罰一杯。”湘雲無語，只得飲了。大家又該對點的對點，划拳的划拳。這些人因賈母王夫人不在家，沒了管束，便任意取樂，呼三喝四，喊七叫八。滿廳中紅飛翠舞，玉動珠搖，真是十分熱鬧。頑了一回，大家方起席散了一散，倏然不見了湘雲，只當他外頭自便就來，誰知越等越沒了影響，使人各處去找，那里找得著。

接著林之孝家的同著幾個老婆子來，生恐有正事呼喚，二者恐丫鬟們年青，乘王夫人不在家不服探春等約束，恣意痛飲，失了体統，故來請問有事無事。探春見他們來了，便知其意，忙笑道：“你們又不放心，來查我們來了。我們沒有多吃酒，不過是大家頑笑，將酒作個引子，媽媽們別耽心。”李紈尤氏都也笑說：“你們歇著去罷，我們也不敢叫他們多吃了。”林之孝家的等人笑說：“我們知道，連老太太叫姑娘吃酒姑娘們還不肯吃，何況太太們不在家，自然頑罷了。我們怕有事，來打聽打聽。二則天長了，姑娘們頑一回子還該點補些小食兒。素日又不大吃雜東西，如今吃一兩杯酒，若不多吃些東西，怕受傷。”探春笑道：“媽媽們說的是，我們也正要吃呢。”因回頭命取點心來。兩旁丫鬟們答應了，忙去傳點心。探春又笑讓：“你們歇著去罷，或是姨媽那里說話兒去。我們即刻打發人送酒你們吃去。”林之孝家的等人笑回：“不敢領了。”又站了一回，方退了出來。平兒摸著臉笑道：“我的臉都熱了，也不好意思見他們。依我說竟收了罷，別惹他們再來，倒沒意思了。”探春笑道：“不相干，橫豎咱們不認真喝酒就罷了。”

正說著，只見一個小丫頭笑嘻嘻的走來：“姑娘們快瞧雲姑娘去，吃醉了圖涼快，在山子後頭一塊青板石凳上睡著了。”眾人聽說，都笑道：“快別吵嚷。”說著，都走來看時，果見湘雲臥于山石僻處一個石凳子上，業經香夢沉酣，四面芍藥花飛了一身，滿頭臉衣襟上皆是紅香散亂，手中的扇子在地下，也半被落花埋了，一群蜂蝶鬧穰穰的圍著他，又用鮫帕包了一包芍藥花瓣枕著。眾人看了，又是愛，又是笑，忙上來推喚挽扶。湘雲口內猶作睡語說酒令，唧唧嘟嘟說：

泉香而酒冽，玉碗盛來琥珀光，直飲到梅梢月上，醉扶歸，卻為宜會親友。

眾人笑推他，說道：“快醒醒兒吃飯去，這潮凳上還睡出病來呢。”湘雲慢啟秋波，見了眾人，低頭看了一看自己，方知是醉了。原是來納涼避靜的，不覺的因多罰了兩杯酒，

嬌嫋不胜，便睡著了，心中反覺自愧。連忙起身扎掙著同人來至紅香圃中，用過水，又吃了兩盞釅茶。探春忙命將醒酒石拿來給他銜在口內，一時又命他喝了一些酸湯，方才覺得好了些。

當下又選了幾樣果菜與鳳姐送去，鳳姐兒也送了幾樣來。寶釵等吃過點心，大家也有坐的，也有立的，也有在外觀花的，也有扶欄觀魚的，各自取便說笑不一。探春便和寶琴下棋，寶釵岫煙觀局。林黛玉和寶玉在一簇花下唧唧噥噥不知說些什麼。只見林之孝家的和一群女人帶了一個媳婦進來。那媳婦愁眉苦臉，也不敢進廳，只到了階下，便朝上跪下了，碰頭有聲。探春因一塊棋受了敵，算來算去總得了兩個眼，便折了官著，兩眼只瞅著棋枰，一只手卻伸在盒內，只管抓弄棋子作想，林之孝家的站了半天，因回頭要茶時才看見，問：“什麼事？”林之孝家的便指那媳婦說：“這是四姑娘屋里的小丫頭彩兒的娘，現是園內伺候的人。嘴很不好，才是我聽見了問著他，他說的話也不敢回姑娘，竟要攆出去才是。”探春道：“怎麼不回大奶奶？”林之孝家的道：“方才大奶奶都往廳上姨太太處去了，頂頭看見，我已回明白了，叫回姑娘來。”探春道：“怎麼不回二奶奶？”平兒道：“不回去也罷，我回去說一聲就是了。”探春點點頭，道：“既這麼著，就攆出他去，等太太來了，再回定奪。”說畢仍又下棋。這林之孝家的帶了那人去不提。黛玉和寶玉二人站在花下，遙遙知意。黛玉便說道：“你家三丫頭倒是個乖人。雖然叫他管些事，倒也一步兒不肯多走。差不多的人就早作起威福來了。”寶玉道：“你不知道呢。你病著時，他幹了好幾件事。這園子也分了人管，如今多掐一草也不能了。又觸了幾件事，單拿我和鳳姐姐作筏子禁別人。最是心里有算計的人，豈只乖而已。”黛玉道：“要這樣才好，咱們家里也太花費了。我雖不管事，心里每常閒了，替你們一算計，出的多進的少，如今若不省儉，必致後手不接。”寶玉笑道：“憑他怎麼後手不接，也短不了咱們兩個人的。”黛玉聽了，轉身就往廳上尋寶釵說笑去了。寶玉正欲走時，只見襲人走來，手內捧著一個小連環洋漆茶盤，里面可式放著兩鐘新茶，因問：“他往那去了？我見你兩個半日沒吃茶，巴巴的倒了兩鐘來，他又走了。”寶玉道：“那不是他，你給他送去。”說著自拿了一鐘。襲人便送了那鐘去，偏和寶釵在一處，只得一鐘茶，便說：“那位渴了那位先接了，我再倒去。”寶釵笑道：“我卻不渴，只要一口漱一漱就夠了。”說著先拿起來喝了一口，剩下半杯遞在黛玉手內。襲人笑道：“我再倒去。”黛玉笑道：“你知道我這病，大夫不許我多吃茶，這半鐘盡夠了，難為你想的到。”說畢，飲乾，將杯放下。襲人又來接寶玉的。寶玉因問：“這半日沒見芳官，他在那里呢？”襲人四顧一瞧說：“才在這里幾個人鬪草的，這會子不見了。”寶玉聽說，便忙回至房中，果見芳官面向里睡在床上。寶玉推他說道：“快別睡覺，咱們外頭頑去，一回兒好吃飯的。”芳官道：“你們吃酒不理我，教我悶了半日，可不來睡覺罷

了。”寶玉拉了他起來，笑道：“咱們晚上家里再吃，回來我叫襲人姐姐帶了你桌上吃飯，何如？”芳官道：“藕官蕊官都不上去，單我在那里也不好。我也不慣吃那個麵條子，早起也沒好生吃。才剛餓了，我已告訴了柳嫂子，先給我做一碗湯盛半碗粳米飯送來，我這里吃了就完事。若是晚上吃酒，不許教人管著我，我要盡力吃夠了才罷。我先在家里，吃二三斤好惠泉酒呢。如今學了這勞什子，他們說怕坏嗓子，這幾年也沒聞見。乘今兒我是要開齋了。”寶玉道：“這個容易。”

說著，只見柳家的果遣了人送了一個盒子來。小燕接著揭開，里面是一碗蝦丸雞皮湯，又是一碗酒釀清蒸鴨子，一碟腌的胭脂鵝脯，還有一碟四個奶油松瓤卷酥，并一大碗熱騰騰碧熒熒蒸的綠畦香稻粳米飯。小燕放在案上，走去拿了小菜并碗箸過來，撥了一碗飯。芳官便說：“油膩膩的，誰吃這些東西。”只將湯泡飯吃了一碗，揀了兩塊腌鵝就不吃了。寶玉聞著，倒覺比往常之味有胜些似的，遂吃了一個卷酥，又命小燕也撥了半碗飯，泡湯一吃，十分香甜可口。小燕和芳官都笑了。吃畢，小燕便將剩的要交回。寶玉道：“你吃了罷，若不夠再要些來。”小燕道：“不用要，這就夠了。方才麝月姐姐拿了兩盤子點心給我們吃了，我再吃了這個，盡不用再吃了。”說著，便站在桌邊一頓吃了，又留下兩個卷酥，說：“這個留著給我媽吃。晚上要吃酒，給我兩碗酒吃就是了。”寶玉笑道：“你也愛吃酒？等著咱們晚上痛喝一陣。你襲人姐姐和晴雯姐姐量也好，也要喝，只是每日不好意思。今兒大家開齋。還有一件事，想著囑咐你，我竟忘了，此刻才想起來。以後芳官全要你照看他，他或有不到的去處，你提他，襲人照顧不過這些人來。”小燕道：“我都知道，都不用操心。但只這五兒怎麼樣？”寶玉道：“你和柳家的說去，明兒直叫他進來罷，等我告訴他們一聲就完了。”芳官聽了，笑道：“這倒是正經。”小燕又叫兩個小丫頭進來，伏侍洗手倒茶，自己收了家伙，交與婆子，也洗了手，便去找柳家的，不在話下。寶玉便出來，仍往紅香圃尋眾姐妹，芳官在後拿著巾扇。剛出了院門，只見襲人晴雯二人攜手回來。寶玉問：“你們做什麼？”襲人道：“擺下飯了，等你吃飯呢。”寶玉便笑著將方才吃的飯一節告訴了他兩個。襲人笑道：“我說你是貓兒食，聞見了香就好。隔鍋飯兒香。雖然如此，也該上去陪他們多少應個景兒。”晴雯用手指戳在芳官額上，說道：“你就是個狐媚子，什麼空兒跑了去吃飯，兩個人怎麼就約下了，也不告訴我一聲兒。”襲人笑道：“不過是誤打誤撞的遇見了，說約下了可是沒有的事。”晴雯道：“既這麼著，要我們無用。明兒我們都走了，讓芳官一個人就夠使了。”襲人笑道：“我們都去了使得，你卻去不得。”晴雯道：“惟有我是第一個要去，又懶又笨，性子又不好，又沒用。”襲人笑道：“倘或那孔雀褂子再燒個窟窿，你去了誰可會補呢。你倒別和我拿三撇四的，我煩你做個什麼，把你懶的橫針不拈，豎線不動。一般也不是我的私活煩你，橫豎都是他的，你就都不肯做。怎麼我去

了幾天，你病的七死八活，一夜連命也不顧給他做了出來，這又是什麼原故？你到底說話，別只佯憨，和我笑，也當不了什麼。”大家說著，來至廳上。薛姨媽也來了。大家依序坐下吃飯。寶玉只用茶泡了半碗飯，應景而已。一時吃畢，大家吃茶閒話，又隨便頑笑。

外面小螺和香菱，芳官，蕊官，藕官，荳官等四五個人，都滿園中頑了一回，大家采了些花草來兜著，坐在花草堆中鬪草。這一個說：“我有觀音柳。”那一個說：“我有羅漢松。”那一個又說：“我有君子竹。”這一個又說：“我有美人蕉。”這個又說：“我有星星翠。”那個又說：“我有月月紅。”這個又說：“我有《牡丹亭》上的牡丹花。”那個又說：“我有《琵琶記》里的枇杷果。”荳官便說：“我有姐妹花。”眾人沒了，香菱便說：“我有夫妻蕙。”荳官說：“從沒聽見有個夫妻蕙。”香菱道：“一箭一花為蘭，一箭數花為蕙。凡蕙有兩枝，上下結花者為兄弟蕙，有并頭結花者為夫妻蕙。我這枝并頭的，怎麼不是。”荳官沒的說了，便起身笑道：“依你說，若是這兩枝一大一小，就是老子兒子蕙了。若兩枝背面開的，就是仇人蕙了。你漢子去了大半年，你想夫妻了？便扯上蕙也有夫妻，好不害羞！香菱聽了，紅了臉，忙要起身擰他，笑罵道：“我把你這個爛了嘴的小蹄子！滿嘴里汗憋的胡說了。等我起來打不死你這小蹄子！”荳官見他要勾來，怎容他起來，便忙連身將他壓倒。回頭笑著央告蕊官等：“你們來，幫著我擰他這謅嘴。”兩個人滾在草地下。眾人拍手笑說：“了不得了，那是一洼子水，可惜污了他的新裙子了。”荳官回頭看了一看，果見旁邊有一汪積雨，香菱的半扇裙子都污濕了，自己不好意思，忙奪了手跑了。眾人笑個不住，怕香菱拿他們出氣，也都哄笑一散。香菱起身低頭一瞧，那裙上猶滴滴點點流下綠水來。正恨罵不絕，可巧寶玉見他們鬪草，也尋了些花草來湊戲，忽見眾人跑了，只剩了香菱一個低頭弄裙，因問：“怎麼散了？”香菱便說：“我有一枝夫妻蕙，他們不知道，反說我謅，因此鬧起來，把我的新裙子也髒了。”寶玉笑道：“你有夫妻蕙，我這里倒有一枝并蒂菱。”口內說，手內卻真個拈著一枝并蒂菱花，又拈了那枝夫妻蕙在手內。香菱道：“什麼夫妻不夫妻，并蒂不并蒂，你瞧瞧這裙子。”寶玉方低頭一瞧，便嗳呀了一聲，說：“怎麼就拖在泥里了？可惜這石榴紅綾最不經染。”香菱道：“這是前兒琴姑娘帶了來的。姑娘做了一條，我做了一條，今兒才上身。”寶玉跌腳歎道：“若你們家，一日遭踏這一百件也不值什麼。只是頭一件既系琴姑娘帶來的，你和寶姐姐每人才一件，他的尚好，你的先髒了，豈不辜負他的心。二則姨媽老人家嘴碎，饒這麼樣，我還聽見常說你們不知過日子，只會遭踏東西，不知惜福呢。這叫姨媽看見了，又說一個不清。”香菱聽了這話，卻碰在心坎兒上，反倒喜歡起來了，因笑道：“就是這話了。我雖有幾條新裙子，都不和這一樣的，若有一樣的，赶著換了，也就好了。過後再說。”寶玉道：“你快休動，只站

著方好，不然連小衣兒膝褲鞋面都要拖髒。我有個主意：襲人上月做了一條和這個一模一樣的，他因有孝，如今也不穿。竟送了你換下這個來，如何？”香菱笑著搖頭說：“不好，他們倘或聽見了倒不好。”寶玉道：“這怕什麼。等他們孝滿了，他愛什麼難道不許你送他別的不成。你若這樣，還是你素日為人了！況且不是瞞人的事，只管告訴寶姐姐也可，只不過怕姨媽老人家生氣罷了。”香菱想了一想有理，便點頭笑道：“就是這樣罷了，別辜負了你的心。我等著你，千萬叫他親自送來才好。”寶玉聽了，喜歡非常，答應了忙忙的回來。一壁里低頭心下暗算：“可惜這麼一個人，沒父母，連自己本姓都忘了，被人拐出來，偏又賣與了這個霸王。”因又想起上日平兒也是意外想不到的，今日更是意外之意外的事了。一壁胡思亂想，來至房中，拉了襲人，細細告訴了他原故。香菱之為人，無人不怜愛的。襲人又本是個手中撒漫的，況與香菱素相交好，一聞此信，忙就開箱取了出來折好，隨了寶玉來尋著香菱，他還站在那里等呢。襲人笑道：“我說你太淘氣了，足的淘出個故事來才罷。”香菱紅了臉，笑道：“多謝姐姐了，誰知那起促狹鬼使黑心。”說著，接了裙子，展開一看，果然同自己的一樣。又命寶玉背過臉去，自己叉手向內解下來，將這條系上。襲人道：“把這髒了的交與我拿回去，收拾了再給你送來。你若拿回去，看見了也是要問的。”香菱道：“好姐姐，你拿去不拘給那個妹妹罷。我有了這個，不要他了。”襲人道：“你倒大方的好。”香菱忙又萬福道謝，襲人拿了髒裙便走。

香菱見寶玉蹲在地下，將方才的夫妻蕙與并蒂菱用樹枝兒摳了一個坑，先抓些落花來舖墊了，將這菱蕙安放好，又將些落花來掩了，方撮土掩埋平服。香菱拉他的手，笑道：“這又叫做什麼？怪道人人說你慣會鬼鬼祟祟使人肉麻的事。你瞧瞧，你這手弄的泥烏苔滑的，還不快洗去。”寶玉笑著，方起身走了去洗手，香菱也自走開。二人已走遠了數步，香菱复轉身回來叫住寶玉。寶玉不知有何話，扎著兩只泥手，笑嘻嘻的轉來問：“什麼？”香菱只顧笑。因那邊他的小丫頭臻兒走來說：“二姑娘等你說話呢。”香菱方向寶玉道：“裙子的事可別向你哥哥說才好。”說畢，即轉身走了。寶玉笑道：“可不我瘋了，往虎口里探頭兒去呢。”說著，也回去洗手去了。要知端詳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